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庵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儔

謄錄監生臣程廷璋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中菴集卷九

元　劉敏中　撰

序二

知事杜君西歸贈行序

凡吏為長難為貳亦難為參佐為尤難中位而處專席而坐諸曹抱書迭進白事巨細之務雜然前陳此可此不可此非此是輕重予奪須面決乃已一言之失當一判之戾繆下之人皆得以環視聚聽竊笑而腷議此為

長之難也然事專而名正得以肆焉有隨而後行待倡而後和言焉或犄焉默焉或訾焉前也而或謂之僭後也而或謂之緩勞而不可辭爲而無所成此爲貳之難也然位近而勢分得以抗焉若夫叅佐之難也有官長之尊以莅乎上有掾吏之衆以待乎下其視上也以位則甚懸以分則甚嚴有過舉焉不敢以不諍諍之而弗從不敢以遽違有當行焉不敢以不言言之而有成不敢以為功凡善上歸之凡過已歸之其視下也以勢則

相成以事則相須其威不足以相壓其分不足以相固急之則譁而悠緩之則弛而縱過則衆分之責則已歸之至於案牘之至繁必舉會計之至密必詳期會之至嚴必謹晨而入抵夜而退矻矻焉惴惴焉惟恐其失也所謂肆與抗者咸無焉吁其難也如是乎然由此以進而至於大官者比比而出何哉蓋必有盡巳之忠而濟之以敬然後可以事上必有過人之才而濟之以容然後可以服下必有辯折之明而濟之以勤敏然後可以

舉案牘詳會計謹期會無爽失忠而能敬才而能容明而勤且敏將無往而不可則其進而至於大官也宜哉冠氏杜孝卿知事居濟南總府幕三年職業大舉上下無間言其於忠而能敬才而能容明而勤且敏旣效而著矣茍不已其能進而至於大官也蓋無疑因其代歸書此以勉之以為君他日所至之候元貞元年臘月日序

送吳德讓赴河南案牘序 原注元貞元年之冬十有二月既望

務乎外遺乎内衆人也務乎内不滯於外君子也内焉者義在我之善也凡所以合乎義者皆内也外焉者利在彼之欲也凡所以放乎利者皆外也觀其所務則可知其人矣義有不可也雖以三公之貴必去而弗處萬金之餽必却而弗受況其小者乎義之所在也雖役之以管庫之勞而必盡禮之以束脩之畧而必答況其大者乎得志名尊身顯而不驕不得志窮居約處而不憫若是者務乎内者也於其所謂外者爲何如哉義有不

可也雖斗升之禄弗忍辭毫毛之得弗忍舍况其大者乎利之所在也雖冐險危决死生而必爭觸刑辟犯倫理而必取况其小者乎得志驕淫攫噬肆焉而不恥不得志沮縮乞憐戚焉以悲若是者務乎外者也於其所謂内者為何如哉故曰觀其所務則可以知其人矣東原吳君德讓始為山東轉運案牘矻矻唯謹而已視不可留乃引身而退佁佁無吝容居歴下五年無㪍石儲杜門讀古書怡然不憂今有司以例調河間其職猶轉

運也則欣而自足予以是觀之然後知吳君信可謂務乎內不滯乎外者也將行以言為請予告之曰子能保子之所務者而勿失焉斯可已又奚以予言為哉

陽丘尹申君餞行序

始余官京師識太常協律申君仲和甫善鼓琴尤善斲琴聲藉藉也余後歸歷下而廣平霍君清臣提刑山東以枯桐琴材遺余且曰是得之江南其人云三百年矣余謂惜不得申君見也又十年申君來為陽丘過濟南

而余適在焉喜曰枯桐乃遇乎即以委君君曰嘻異材也乃離二琴使余誌其一成而畀余余請絃之遂鼓之君竦然曰無木聲矣不三百年不至是余乃知申君於斯技其至者也余因有感焉琴之用一也而舜以理天下宓子賤以理邑伯牙則絶絃孫公和一絃而陶潛無絃胡顯晦不侔若此耶余聞聖人之制琴也以寓道也曰所以修身理性而反乎其真也故其用高而難遵微而難知難遵則求者寡難知則聽者怠兹非所以顯於

古而晦於後愈降而愈晦歟嗚呼琴之晦久矣知琴者加少矣而申君終日斵之而不知倦也求之者誰乎終日鼓之而不知止也聽之者誰乎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足以取乎亦見申君之勞且費也雖然君之志余固有以得之矣䞇存則道存器亡則道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非之況於聖人之制以寓道者獨可以去乎故終日斵之而終日鼓之者吾以存道耳求而聽之在其人吾暇知乎哉以此觀之則伯牙孫公和陶潛

可為而不為為巳者也申君不可為而為之忘巳而為道者也忘巳而為道者幾人哉君之為邑簡而靜平而恕善而不伐忘巳而為道也符乎琴矣余懼如琴之晦而不揚也於其歸書所感以送之庶其有知者焉元貞二年八月既望序丙申歲也

送王伯儀之官平江序

友人王伯儀赴平江推官余惟古有贈言之義靜而思之伯儀向為中書掾平章事卜公聰山何公左轄醉經

杜公一見器之皆虛已延接優選要津日月可兾乃力以便親求外補于沂于青聲聞益著士論翕然謂君且必入入必顯囊行曹郎殆未足也而乃有是行且復營貸儆護稚弱犯隆寒涉修途凌鶩波須再月乃至自常情觀之宜其有遠適之慼有遐遺之嗟有後時之慮矣顧乃舒徐怡愉無有幾微見於辭色是獨何耶嘻伯儀志古者也余固知之盖行為操守司乎人者也窮達得失司乎天者也君子不以司於天者而易其司於已者

故三槐九棘之貴違其道衆人謂之榮而君子謂之辱雖乘田委吏之賤盡其道衆人謂之微而君子謂之顯況推之爲職獨專刑名古之所重者也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吾知重吾職而已吾得吾職則吾之顯足矣而彼之所謂顯者天則實司之吾何與乎哉斯伯儀之志也無庸言也則獨語之曰平江泰伯之所封也延陵之祠范公之田在焉三江五湖之勝實萃於是君治事之隙攜朋僚登高望遠永歌弔古以豁其平生英

特剛大之氣亦一快也吾老矣恨不能事遠遊如司馬子長與君頡頏爭先著鞭一躍伯儀曰壯哉語乃序以為贈至大己酉良月既望中庵劉某序

送王學録序

聖天子下綸言未始不以興學校為有司之先務學所以明人倫本風俗作人材也有司之責重矣乎而為有司者乃或以學官吾制也窘束之簡忽之士納屨而去矣以生徒民編也控攝之震懼之人匿跡而遁矣興學

何如哉盍亦思之曰學官師席也必吾禮之下之而人知敬之矣師之道日以尊生徒鄉秀也必吾撫之優之而人知慕之矣黌學者日以多夫師之道尊黌學者多興學何難哉斯有司之責也學官之責柰何載籍之闊深文藝之宏遠天地之變化古今之得失旦夕朂生徒講授肄習鍛鍊而淬礪之必至焉乃已而人倫之極風教之致人材之用舉在其中興學之責塞矣嗚呼學之興有司與學官相須而成者也事甚易而繫甚大位益

下而責彌重則凡任是責者可無懼乎東臯王君智甫赴濟南學録别余繡江智甫雅從余游能多而才贍學博而文勝舉觴送之曰濟南司憲所莅大府之治奬士興學一道矜式子往而任子之責猶川流之赴壑也能與學售矣由是以進而至于遠大也盖無疑雖然尚加勉焉延祐丁巳良月中庵野叟序

李中和犀浦遐觀圖序

前集賢侍讀學士太原李君士弘倜儻由臨江總管還

京師持一圖示予題曰犀浦遐觀則泣而言曰此先人中和公像也昔公守成都嘗經犀浦左顧錦官右瞻雪嶺悠然喜之曰此老杜所謂南京犀浦道者也即買田為別墅極沼石範卉林叢之勝時從賓僚載酒酣暢其中亦時或獨往徜徉眺覽嘯咏終日而竟卒于蜀意其精爽之耿然者當不忘于犀浦也倜今為是圖將求名卿大夫士一言以賛之所以明既往之志申罔極之報而寓無涯之悲也子能為我叙其所以然乎予以士弘

久要之故竊嘗獲知公之為人英果尚氣節博學尤長於易蚤以貴遊從行省郝公馳秦蜀間當世祖龍飛之初扈從開平辟四川行省員外郎遷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改成都防城總管知軍民事以卒其在職有轉輸制勝之勞濟衆干城之功蜀人思之初其疾也遽召親友別衆曰公神明若此何得爾耶答曰生死常事耳夫何難乃以遺訓付諸子命倜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年四十有八矣有里人自太原之成都遇公羅江

縣北驅馬甚遽遮拜問所往公曰赴北且寄蜀家事縷縷既至語其家知遇公乃卒日也凡公之始終大畧如此嘗觀自古英傑磊落之士鮮不以功名自憙及夫中年晚節感慨興焉惜歲月之不居悼素心之或違往往對境遣懷託物遺累方期與造物者遊而寄迹於恒人小子不可窺測之境如羊祜之于峴山庾公之于南樓王右軍之于會稽蘭亭其風流可想也而公以邁往之氣當有為之時觀其所立宜視功名為不足取者然其

在犀浦也若將舉一世而忘之況天不假年奄及傾隕委形之際慷慨舒徐如去郵傳無一毫戀惜此其視榮利得失於古人何如也嗚呼公真英傑也哉羅江之遇蓋不可誣又安知果不有復遇之犀浦者乎則士弘之孝思益足悲矣公在成都所居有中和堂因自號云大德辛丑二月朔序

節婦鄒氏詩序

初揚丘李景順之父歿于南征也景順曁其女弟皆幼

其曾祖祖父母皆具老而貧窶尤甚母鄒呼天曰吾夫已矣吾無生矣惟是四老親二弱息其焉託天實命我也乃俛然服艱屯甘寒苦勤劬黽勉四十年確焉無始終之異故其事舅姑也生而盡奉養之敬歿而得喪葬之禮其撫遺孤也女則適良族能婦道男則業詩書為佳士娶婦有三男而孫復二男矣益久里中敬異之則曰此詔條所謂節婦也乃相與明于官以聞于朝有命優其役旌其門閭所旌凡八字西皐趙公為作大書刻之

鄉人榮焉於是士夫之嘗與景順遊者皆樂爲歌詩以頌其美且請序於余余亦喜聞而爲之一言易之大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則知男女乾坤之配而夫婦人倫之始也然乾剛而主乎健坤柔而利乎貞故男觀百行而女取一節是以易著一終之吉禮無再醮之義始嫁則稱歸夫歿則稱未亡人所以體柔貞而配剛健成天地之

化正人倫之始也嘻夫婦之義重矣哉及夫王澤竭而風俗壞至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凱風之詩至今哀之嗚呼世降久矣能不蹈凱風之哀者寡矣而景順之母由其一念之誠使天地之義明人倫之本立卒之賢子孝孫森列滿前李氏隱然為大家而安榮壽考成其聖善之美可謂頽波之底柱流俗之標凖也然則表異之歌詠之所謂褒顯而揄揚者又可後乎哉大德戊戌九月既望劉某敬書

江湖長短句引

聲本於言言本於性情吟詠性情莫若詩是以詩三百皆被之弦歌沿襲歷久而樂府之製出焉則又詩之遺音餘韻也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東坡蘇氏辛稼軒次之近世元遺山又次之三家體裁各殊然並傳而不相悖殆猶四時之氣律不同而其元化之所以斡旋未始不同也至於有得惟能者能之禮部侍郎濟南張養浩希孟使江南往返僅半歳得樂府百有餘首輯為一

編目之曰江湖長短句歸以示余余讀之藻麗葩妍意得神會横縱卷舒莫可端倪其三湘五湖晴陰明晦之態千嵓萬壑競秀争流之狀與夫羇旅之情觀遊之興懐賢弔古之感隱然動人視其風致蓋出入於三家之間可謂能也昔太史遷南游而文益奇故知宏才博學必待山川之勝有以激於中而後肆於外山川之勝亦必待名章鉅筆有以盡其真而後播于遠然則是編之出固非偶然矣其永於傳盖無疑

集驗方序

世有通患而不得免者曰過曰疾二者而已唯至於聖乃能無過至於仙乃能無疾然聖人時有而仙人未之見則是過猶可免而疾必不可免也古之聖人知其然也因金石草木蟲魚鳥獸之性皆可以已疾取用之而醫藥生矣後之智者因其藥性之不齊疾狀之各異引類制宜綜爲條貫而方書作矣方書作而疾然後可爲也然則方書其可忽哉後衛親軍千戶濟南劉侯某告

子曰我生多疾然亦有幸得宦京邑京邑人物所集遇名醫異人衆矣遇必告其所苦以叩其所至有良秘法累試驗者必求而録之日增嵗積以成巨編近考其所治癨為十九門目之曰劉氏集驗方今將繕寫鋟木以廣其傳盍為序引嗚呼侯之心仁矣哉因已而利人乃樂為之書至元癸巳秋九月下旬四日郡人㫗題

許商老人九十賀序

許商老人今齊東尹孟君仲賢父也大德間仲賢掾中

書余時以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知仲賢有英才居省旁貧剧妻子弱未明起躬爨具老人膳乃入省伺事隙亟出復具膳已復入以為常於是老人已八十矣一朝思歸仲賢請補便侍主者執資格云云請益切宰相許焉曰孝子也特署尹長山遷齊東二邑距許商老之居蓋里閈耳後余歸繡江知仲賢榮養公宇悉廩稍奉甘旨有五孫猶蘭芽瑜珥在側共含飴之樂優優然矣余為之嘆曰子路負米養親恨不仕早歐陽詹違親宦

京師僅稱養志備矣哉仲賢之孝乎又知仲賢為邑廉恕公能民樂事舉治行出一道右雖他縣民皆就訟辭之訟者曰以公聽斷如神明故來願一决仲賢徐以理開諭莫不叩首悔伏感泣謹謝去故聲益大老人日聞知未始一假容有譽子之言顧常以不逮朂勵甚嚴余又歎曰雋不疑母喜多平反陳萬年至教子以諂遠矣哉老人之賢乎今老人行年九十膳飯猶兼人言動視聽不衰仲賢將舉壽觴念無以悅其心冀得諸名人歌

詩為獻屬余始其事姑述余知者夫君子樂道人之善若為子有父如老人為父有子如仲賢賢孝壽榮康彊逢吉世豈多有邪世不多有善之善者也然則君子之樂道庸能已乎

渤海解先生八十賀詩序

大德丙午春敏中忝恩命承乏集賢而友人解君安卿適居集賢幕則相見歡甚安卿一日言曰大人居渤海行年八十而壽旦在邇私念無有以賀將謁歌詩於諸

朝紳歸以為獻願子為序引敏中不可辭應而序之盖先生之可賀有五洪範五福一曰壽謂必壽則他福乃可有故壽為難先生有既耄之年神不少衰有五福矣一可賀先生嗜古書以道自晦居家以勤儉致饒而尤樂施予荒歲活饑乏倒廩折券弗顧猶土芥然人以先生為仁而壽者也二可賀禮記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孟子稱鄉黨莫如齒謂之達尊先生之齒與德皆當為人所尊且貴者也三可賀先生二子皆教以義方其長為安鄉

膺起家之任於外次為利卿荷克家之責於内閨門雍肅

孫息蕃衍先生得以逍遥無為享耆年素封之樂四

可賀安卿佩服嚴訓始出為良吏入朝歷清華為佳士

所與交皆一時名流故能得其清葷麗句以揄揚親美

為閭里羡慕五可賀安卿持是五者以奉戲綵侑觴之歡

可乎不可乎噫親壽康而子孝養人道之盛者也安卿

又能以養親之孝為報國之忠忠孝交孚福禄方增異

時先生登期頤上壽之慶吾知安卿之所以為賀者復不

止於五者而已也是歲四月既望敬叙

瑞藥序

韓右司雲卿築亭所居後圃前為兩檻實以衆卉而紅藥獨盛去歲東檻者一蔕作二花重跗累萼駢然傑出西檻今歲復然而丰艷尤絶君請余誌之嘻異哉何為而然耶豈造物者私於一物苟為是竒形異狀使之驚世駭俗耶豈善幻者能移奪造化如昔之韓湘殷道人者為之耶豈草木亦自能變化而為是夸耶其皆無所

謂直偶然而然也謂偶然耶胡不於他卉而必於是謂草木為自夸耶而草木無知謂其幻耶君正人也而何幻謂造物者之私耶而造物無私然則何為而然哉萬物之生天地之一氣耳而氣有清有濁有沴有淑有餘有不足物之生也適相遭焉故清淑之氣在人則為明為智為懿德為多能有餘則為大賢為竒才其於草木也為梗為楠為梓為枌為百穀為異卉有餘則為連理之木為兩岐之麥為同穎之禾今是藥同物也清淑之

氣有餘鬱然而發之耳雖然物固有相感者而豈徒哉

君方以多能懿德措之事業其休聲偉烈日新固且與

大賢奇才先後頡頏為聖朝承平之瑞其徵在是矣然

則天地清淑有餘之氣不獨於草木而已也吾當為君

他日別書之大德四年庚子夏月劉某誌

中庵集卷九

中庵集卷十

元　劉敏中　撰

題跋

題趙氏族譜後

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於是有氏族之學焉所以明系統表疏戚殊貴賤别同異也故古者士夫之家莫不有譜及其世數之久而譜之存亡廢興又有幸不幸者存乎其間兵荒水火之不虞

子孫賢否之不常或燼墜而莫追或廢絶而弗續至有祖禰而上不可知支屬之别無所考者往往而是斯其不幸也可勝嘆哉今觀趙氏之譜自太師衛國公而下克敬中山君而上紀十有三代之遠歷三百餘年之久既以無虞於兵荒水火之變而其實藏而嗣修者實有賴於子孫之多賢而世濟也何其幸哉而中山君方特達若是子弟文秀繼出譜之傳蓋未艾也嗚呼去古益遠矣言氏族者益罕矣得見如趙氏者其可敬也夫劉

某題

題費尹傅巖卿孝感詩卷

友人王平江伯儀歸自費言費尹傅君巖卿有孝行大德丙午為安丘簿以仲春三日具三獻禮祀其先考於寢方設雨大至執事者皆憂惶巖卿獨盛服拱立以竢將事之際雨遽止俄而星漢爛然禮竟以成士夫聞之者咸以為孝感之應播之歌詩乃以歌詩示余且曰吾子可無一言於此乎嗚呼天人之相通乆矣善惡各以

類至昭昭也故君子畏天或曰天之道遠善惡之來咸其偶然耳故小人不知畏天畏天者曰以善感而善亦恒應之不知畏天者曰以惡感而惡亦恒應之是之謂以類至者也然而善亦有時乎不遇善而得惡不善者亦有時乎免於惡而獲善是之謂偶然者也以類至者常也偶然者變也其常可知也其變不可知也不以不可知者誣其可知者惟君子為然是故君子務盡其在已者不計其在天者以是言之則傅君孝感之所在為

可知也已播之歌詩宜矣吾且可以無言乎哉乃書以授伯儀以遺傳君焉至大已酉重陽中庵劉某書於繡江野亭

書任氏三樂堂記後

任君子善示余三樂堂記徵余言惟人子愛親之心一也愛無盡而天不可期故具慶者恒難古人言人生七十者稀洪範以康寧為五福故壽而康寧者亦恒難具慶矣壽而康寧矣而或昆季相戾而且貧賤則養不足

故得養者又恒難於此三者或足其二而闕其一或有其一而乏其二盖比比焉吁其難哉今使去其所難而三者胎然皆備樂乎不樂乎君之父母皆年垂九十而神明不少衰昆季四人名宦俱達承顏養志孝友優優然三樂備矣其以命堂也宜哉傳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世之所難者一旦而備焉兹非餘慶乎嘻慶以善得故養慶莫如善任君其以君之昆季孝友傳之君之子姪若孫俾世守之以益其善則所謂慶且樂者當無

時而已也

書邵知事餞行詩卷後

濟南郡治之東百里繡江之湄余别墅在焉大德甲辰余有西臺之命而病不果行屏居繡江漠然與世隔獨聞郡幕有知事邵君文卿者聲藉藉然乙巳旣臘余被召過濟南見邵君坦夷温郁而意甚謹余留一宿而北款曲未暇也今年邵君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菰山王公僉憲廣平趙子温所贈序引詩什見示徵余言余

謂邵君瓠山曩居内翰兼史職史筆無妄書子温僉外臺為執法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練事強力勤恪清慎贊佐有成則余之聞於繡江者為可驗矣二公之言可以信後世況吾人乎況有司乎吾見吾子之通達變化由今而後有不可量者雖然保其既往而逆其方來礪其已能而謹其未試以無負二公之知者在吾子加力余復奚言哉丙午十一月既望書

題金監司餞行卷後

大德丙午之春朝廷更化黜姦登賢於是平陽監郡金
公通議入叅議中書時余方承乏集賢預議事之列見
公坦然温郁綽有餘裕而其詳密慎静有不可及者其
論事該而不繁簡而能周無害畏無名倖援本窮末必
歸諸是而已余竊嘆曰偉人也哉集賢司直劉君仲傑
其舊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餞公篇什邀余題余得其
為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瑞雪降學勸而習俗革安地震
之變而民生復完輟歸埜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

無遠近旄倪攀留號呼嗟泣先後不絶如去慈父母余復嘆曰中書之議本乎此哉會聖天子龍飛繼極整飭內外乃參知政事行省江西而江西方以饑告余又嘆曰公之此行其必闡中書之議擴平陽之政而活其人幸矣江西之人哉乃告仲傑曰夫升高必自下有開必有先吾意天之所以任公者不獨為江西幸將為天下幸也然則清風遄歸之誦慶有日矣遂書於平陽卷末因為公贈丁未十月日題

題杜東臯揄次詩卷後

去年春余歸自京師居繡江之野屬歲饑民閭蕭然余甚恐已而聞吾邑陽丘令李君惟肅梁鄒令完顏君澤卿長山令孟君仲賢淄川令田君真卿齊東令杜君濟川凡五縣令境相接相軋而譽相埒也察其為治雖其戶庭蹊隧出入之不同而其大歸皆以廉勤勵已以忠利濟衆耳余私喜曰夫若是民有賴矣奚恐其四人者皆余舊知而杜君則未之識也一日杜君介其客張直

卿過余容貌嶷然進退𧪙然叩之語辭約而意誠殆古之所謂悃愊無華者為加禮焉君去直卿言吾令前為榆次有惠政民愛之不忘形於篇什乃以示余余曰嘻偉哉東皋之譽蓋不可誣余足以識杜君矣因以一言告之古者君子之仕也曰吾以行吾志也官資之崇庳禄廩之厚薄吾庸知乎哉吾知吾所職而已是以官修而志行名立而身顯君今為東皋猶榆次也官修而志行矣可以進大官可以自立可以成名後世不朽雖然

傳有之病加于小愈官怠于宦成願勉旃以無忘為縣令之日可也至大二年己酉清明後三日書

題道者張明德忍齋

江左張明德早歲失故業著道士服遊中州遇玄逸真人於京師玄逸方以老氏之法弘天下見明德悅焉乃以忍命其齋明德欣然受之以求言於諸公諸公固以為老氏之徒也予惟忍之為義有所弗堪而安之云耳老氏之法以虛無為歸自然為宗宜無所事忍然其徒

者其習必去父母棄妻子離遯人境刬刮世慮遺形而居丐食以遊甚者入窮山幽谷冒虎狼蹈虺蛇與魑魅魍魎爭勝負齧草木以活凡寒饑恐怖愁苦詬辱人所不堪者皆備嘗而歷試過此然後庶幾可以求其所謂虛無自然者夫如是舍忍奚可玄逸之所以命豈以此耶然吾聞明徳本儒者雖其迹若此而於治吾術益專以其能教授以自給凡儒行益修顧獨未暇為老氏法也然則玄逸之所命者彼奚而取焉盖其窮達得失彼

此異同變而不常者跡也其炳然常存而不可易者吾之道也君子不以跡而病夫道不得已寓之而已耳明德之跡其亦寓之然乎則其所以忍之為取者晦而有待耳嘻若然者為老氏之徒歟孔氏之徒歟劉某題

題法帖

或者以章草起於漢章帝晉宋而下帝王往往能書至唐文皇與玄宗古法猶存其臣下在後漢則崔蔡開其端魏晉則鍾王擅其美李唐則歐虞精其能逮有宋淳

化間集為十卷刻之祕閣臣下登二府者賜之間有出鎮者刻於州廟故有汝帖絳帖潭帖大觀閒又有閣帖其潭帖係僧希白所模世謂最得其真今於陽煦門前民家發堀出石本十卷上有希模字驗得係與潭帖相同

跋山東憲副王成甫所藏歐陽文忠公簡韓持國學士帖

六一翁文章事業重于千古今覩字帖猶崑山片玉光

價叵測可不謹藏櫝中邪

題東坡喻荔支似江瑶柱帖

東坡云僕嘗問人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圓眼坐客皆笑其荔支實無所似也僕言荔支似江瑶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也昨日見畢仲游偶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言蓋與曩言會也物固有類同而異類異而同者在人亦然若知其異同之所在惟識遠意得而達於理者能之東坡荔支江瑤之說子美

子長之喻夫何疑公之書傑然自為一家徐校之諸家之善脩所謂識逺意得而達於理者斯又可以見矣

題山谷帖

凡技必學而能然非有天得之性雖終身學不能覬山谷此書葢率爾所出字僅三十餘縱横變怪使人眩惑若不可測徐而察之規繩脉絡皆不失其正而盡其妙非其天得能至於爾耶覽者以是求之可知也

題山谷發願帖後

伯航子文持山谷所書發願文徵言余謂字書無常體而有常理理者妙之寄也茍得其理而達乎妙則體無不善否則非體矣山谷之書筆勢瑰異卓然自為一家而與大蘓老米並驅爭先誠得其理而達妙者也然其書多贋本如此幅者絶少子文寳惜之子文雅嗜書故云大德丁未三月既望題

題山谷帖後

書一藝耳茍學者皆能之然求其得法而盡其變化卓

然有成以自立於世者葢百年之間僅不過三數人而已諸帖之行於今者可考也吁書亦難成矣哉今觀山谷此帖浩乎如行雲倐乎如流電如驚蛇如游龍意態横出不主故常當使人心動目眩而莫知其然也静而察之無一畫之違於理嗚呼可謂能盡草書之變矣雖然非其胷中貫之以天下之書而充之以浩然之氣則亦安能至於是哉世之工書者嘗試以是思之至元乙酉六月朔題

題蘭臺宫圖後

凡畫宫室既極其雄傑壯觀形似之妙其表裏上下楹宇户堦曲折盈縮之度必皆與準繩合所畫雖甚小一一較之與巨構無異故比他畫為尤難昔尹繼昭郭忠恕號稱寂工爾後罕及焉陽丘閭信道示予楚蘭臺宫圖觀其布置整嚴筆意精緻雖不能必其主名知其為近時佳筆得法者也旁有細字書宋玉風賦凡四百五十餘言方不及寸許尤為妙絶然恐是一手信道宜珍

藏之至大己酉四月既望中庵題

跋趙子昂畫馬圖

凡畫神為本形似其末也本勝而末不足猶不失為畫苟善其末而遺其本非畫矣二者必兼得而後可以盡其妙觀子昂之畫馬信其為兼得者歟原注延祐丁巳之春三月中旬八日

中庵集卷十

中庵集卷十一

元　劉敏中　撰

記一

濟南府學至大四年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聖號記

國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弘治道凡戸以儒籍者世復其家民之從學者復其身中統至元以來通儒碩才並進迭出由是罷世侯更制度混一區夏臣服絕域典

章禮文之懿罔不備具元貞大德重熙累洽自京師達於郡邑廟學一新絃誦之聲盈於鄉井皇風煒煒郁郁乎治與古比隆矣大德十有一年七月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播告天下又三年省臺檄令在所勒石紀其事於學今年春三月聖天子即位詔内外學校廢弛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劾凡以崇人文謹成憲也濟南介齊魯間於今為劇郡為總府為東西一都會故肅政廉訪司治於此資善大夫遥授中書左丞廉訪

使阿都古齊朝列大夫副使韓中奉議大夫僉事成格
勒奉議大夫僉事董璧徵仕郎知事馮德相與言曰在
今吾屬以興學為職是邦孔子聖號猶未紀不亟圖如
學何而總府益嘗有成議未暇也至是益警懼奔走從
事石具府知事耶律行簡學正李克允再抵繡江致廉訪總
府命以鄙述見屬某郡人不得以淺陋辭謹按唐玄宗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
年加元聖五年改至聖我朝大行皇帝加大成竊惟孟

子集大成之言謂孔子聖德之大成能兼夫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之聖也今即大成而言之抑又有大者焉夫小大之相形固也然小有盡而大無窮大而至於無窮大之大者也天穹窿於上地旁礴於下大矣然猶有覩也若夫截然而四時行蠢然而萬物生無兆眹無聲臭無端倪其所以變化斡旋綱維主張者可得而窮乎哉斯不亦大之大也歟天地生萬物聖人成萬物開闢而下聖人繼作二帝三王之世其道大矣然猶有待也

益堯待舜舜待禹禹待湯湯待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待孔子周衰大道熄禮義無所措萬物不得其成而孔子生孔子乃獨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當是時也聖德之縕發而為事業所謂彌高彌堅瞻前忽後奔逸絕塵若矣孰能知其所以然而然哉逮夫刪定繫作而後人始曉然皆知如是而為天如是而為地如是而為君臣為父子為夫婦昆弟朋友如是而為善惡為吉凶為可為不可為亂為治為亡為存於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道炳然矣意者天地之運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肇人紀於前以孔子握大中判得失於後而三才之極萬世之準於是乎一定而無所待益孔子之道也其曰成焉者可得而窮乎哉斯不亦大之大也歟以是觀之我朝之所以崇奉吾聖人者其可謂至也已矣嘻凡任持憲長人之責皆能惓惓焉昭盛典宣聖化傾至如是則見民從吏畏善俗日興使玄髫青衿之子黄髮鮐背之叟長育文明之澤而涵泳升平之樂誠千載一時也傳稱

邦其永孚于休者不在玆乎嗚呼盛哉

齊東縣學至大四年加封聖號記

齊東監縣特默齊縣尹孟遵道主簿張德林縣尉王佐教諭馬某即某言曰先皇帝嗣位之三月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播告中外今敝邑將勒石廟學庸示永久念歲月不可不謹願有述敢請竊惟大成之義載於孟子發於聖制者備矣至矣玆不敢贅姑特以吏治之切於得失者言之雨澤之降無間彼此而樹藝有榮

悴之異者地或有腴瘠也然而地雖瘠人有以致其力則雨澤入而膏潤作悴可以為榮地雖腴茍其人力之不足則雨澤費而蕪穢熾榮且為悴矣王政之被無限遠近而方邑有治否之殊者俗或有美惡也然而俗雖惡吏有以善其治則王政洽而頑鄙革不治而至於治俗雖美茍其吏治之不足則王政格而巧弊生治且為不治矣故雨澤之降地無腴瘠人力致而樹藝無不榮王政之被俗無美惡吏治善而方邑無不治我國家以

神武一海内以人文化天下聲教攸曁罔不咸理而東藩之邑其俗稱美者齊東其一也邑小而民阜貴禮而尚義長老有敦朴儉勤之範子弟有講學絃誦之習俗不既美矣乎而監縣縣尹而下謹於約身公於利民如塤篪之相龢耳目之相資也治不既善矣乎今其聖號之勒盛典之立也以既善之治而臨既美之俗固將究聖人之大道宣朝廷之美意推擴之鼓舞之慫恿之上好下甚渙然交孚若是齊東之治譬則因陵為高由堂

適奥耳夫不易且躂乎嗚呼廣大混融與天地同流為法於萬世者聖人之道也尊聖人之道示教於天下者天子之政令也行天子之令使其民同歸於理者長民吏之責也嗚呼凡任長民之責者可不慎乎哉

濟陽文廟加封聖號記

先皇帝始嗣位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頒示天下濟陽將勒石廟學其屬介邑儒故内翰損齋楊公之子去疾以鄙述見屬竊惟大成之義見於孟子之書孟

子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恵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而有金聲玉振條理始終之喻朱子釋曰孔子集三聖之事為一大聖之事如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巳斯葢大成之義也嗚呼大成之聖不可得而名矣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知聖人之為道天道之同然也道與天道同可得而名乎哉雖然其曰小成大成云者推而求之猶有説

禹二帝三王之典三綱五常之要載諸書傳諸萬世者則夫子可見之道也夫子可見之道行之一身則一身治由一身而至於一家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邑一郡則一邑一郡治由一邑一郡而至於天下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世則一世治由一世而至於萬世治小成而大成也然則大成之義庸有既乎國家列聖相承武威讋八紘文徳洽六合京師盛辟雍之制闕里崇祠祀之禮登賢翊善黜佞夷慝皇風清謐融融熈熈薄海

外内學校林立然猶德音屢降綸旨迭出丁寧懇切未始不以興學獎士厲風教是急其聖號之加也天下之人抃舞道路改觀相慶咸知朝廷所以重道為民之意其至如此嘻奉朝廷之義布之政以及於人使其治由小成至於大成是豈非長民者之責歟濟陽邑齊魯間禮義之俗號稱易治繼今以往可以覩武城之弦歌而應夫虞韶之九成也邑大夫惟勉之

章丘重修大成殿記

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六經載焉而治人者施焉故其事孔子之禮由京師達於天下郡邑之治人者一其祀夫治人之道也若其邑則又治人之近者鄉治人之近者其祀宜益嚴其道宜益詳葢將使人曉然知其道之所在有以陶治漸摩而必至於善然後治人之責塞矣茍其祀之或怠是怠其道也怠其道如治人何章丘邑山澤之交土沃而物饒其俗廣而不肆厚而易教治人者可以有為矣而其所以事孔子者顧未至有堂焉

偷狹庳陋無以嚴大聖人之祀累政因襲益莫之省而治人可知矣元貞改元之冬濵人趙君去私寔尹茲邑奠謁之際喟然歎曰是烏足展吾敬而行吾教乃因民力之暇諏工度材易堂以殿邃其中峻其基崇其垝規制之雄十百其舊益粮楝始敷而君以代去於是今尹大名尚君某嗣其事逾謹而監邑君濟南和囉海丞廣平張君某簿益都曹君某力相其成焉又以餘材新講堂起齋舍為庫為廚而兩廡七十子之居一葺完之既

成尹率僚屬師生奉像設妥其位行三獻之禮以告則
陛宇廓然神靈肅然尊洗豆籩秩而煁然益降登有餘
容而盥薦有加虔焉邑之耆老壯稚則皆瞻聳改觀鼓
舞咨嗟相謂曰大哉聖人之徳也其向化遷善之心益
油然於中矣實大徳辛丑春三月之吉鄉秀尚允中以
衆議來京師請敏中爲之記敏中邑人也而曷辭嗚呼
一廟之崇庳在聖人固不足以損益禮不備則不敢
以祭況於祀神治人之道者又可以後於禮乎雖然既

備其禮矣嚴其祀矣而所謂陶冶而漸摩者果復何如
哉其亦曰如是而孝如是而悌如是而忠信如是而禮
義廉讓如是而善如是而惡悃悃焉敷宣而告之警懼
而導之導其始而要其終為防而待之其弗率者齊之
而已耳二三君子尚有以致其力焉其若是吾知其政
事日以醇民俗日以新而事吾聖人之效驗見矣異日
有司考其能塞治人之責者其敢後吾二三君子哉故
備為之書將得而徵焉且以諗夫來者庶其濟美而不

已云

修縣創建廟學記

三代而下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邑黨遂莫不有學所以右人文謹風教也唐始令郡縣廟於學祀孔子而學益重矣我朝以文治致太平故廟學之盛所在鬱然近古未有也修治景之郛郭有教官而無學蓋以廹州學之故不復設其已久矣大德十一年趙君德謙尹修既視事嘆曰修劇縣也而學不設則教官何施吾治何資焉

吾且視吾境學可為也州之東北四十里許有曰孫家鎮者民居阜繁為修名鎮古謂之仁風里先是里儒郭淵暨其徒為文會講習因營隙地為室位孔子行釋菜之禮趙君一日過之喜曰是可以立吾學矣淵等謝曰野人之力不足大聖人居令尹大之吾屬之願也君乃捐俸庀工蕆事益地度材而好學悅義輟已為助者不約而會於是為大成殿為神門為講堂為厨為垣歲益未周而丹碧煥然象設儼然矣廟之左為學凡師生講

肄寢處之所罔不備具教諭臨邑季仲恭實主之而觀者皆曰乃今見吾修縣廟學也莫不駭躍瞻聳相慶今年夏六月仲恭持事狀謁余繡江致修人之言曰吾尹之至其創廟學也而吾人知禮義之勸其課農桑也而子弟無惰游之患其修河防也而居者絕墊溺之虞其築驛途也而行者免往來之艱其新公廨也而吏民起威嚴敬畏之誠至若抑豪右懾暴姦使民廌無所作皆尹之惠也而廟學為大願得公之辭紀諸石庸示永久

且為我修民慰他日甘棠之思敢請余曰嘻斯風化之本良吏之政而輿人之言也可不敬書遂書趙君名思益燕人才傑士也余識之京城云

濟南路總管府新署記

天子以至公謹職官之制由師保六卿而下至於方伯守長皆所以待天下之賢才而與之共理者也故爵命品秩之數所以正其名禄廩奉養之給所以代其耕章服物采之盛所以示其貴公宇居處之泰所以明其尊

凡為此者豈非以我為賢於人也豈非以我為能任斯事而長斯民也於是自重之慮深奉職之道公而忠利之政出矣又將使天下之人覿於彼者亦有以自思曰彼所以獲此者是誠賢於我也是誠能任斯事而長於我也於是覬覦之意消畏服之心誠而和易之俗興矣兹其為制不既公且謹乎而世之仕者徒以更代之數往往視公宇如傳舍乃或闕而弗舉廢而勿修安陋就簡以苟歲月使下之人視之蔑如無以起敬仰畏服之

心褻慢弛肩而為茍且甚非所以為自重奉公之道也
濟南總管府舊治國初郡侯張公因宋金故基所築後
政因之至元六年始置監司馬荅曩為提刑今則為廉
訪矣府事則移於儒宮遷於驛館僑寓無寧所者殆十
餘年總管楊侯安侯始相繼營隙地為廳事於監司之
左復阻以委巷敝以民間偸陋湫隘無以稱大邦君之
居人情堙鬱公私病焉逮兹又五終更矣三十一年秋
中順大夫總管噶克察公始下車覩而傷之獨慨然有更

新之志越明年政成歲豐乃諮乃度得東隅故倉焉倉為二區北區具完出納足矣南區勿用寂寥攲危摧壞朽剥莫或顧者其地則蓬藜生之垢惡歸焉公曰嘻廣哉徒廢耳以更吾府其愈乎又謂歷城治西城之外録司混莊獄之下因遷而一之可以便事既謀於同僚言於監司以聞於朝廷乃庀徒蕆事撤舊布新大廳門墻實署吏廡咸位而序以録司居外門之左歷城居外門之右公帑因廬附於側焉材因其舊而用不加費民役

以時而人不知勞其規制無草率之陋無華侈之僭期於宏敞隆壯而已實經始於元貞元年之九月告成於二年之二月自即工迨訖役公旦暮臨視唯謹圬墁斲削之細皆其指授既成吏民拭目瞻睞以慶以躍於是閫府僚佐咸為公請文以記其事方役之興也衆議譁然以謂此庾雖廢成蹟也今署雖陋苟安也乃爾廢置動衆殆不可乎公弗奪為之益堅然監司是之同僚贊毗之廳事甫立而報可之命下故卒能有成如此嘻易

廢庚為大府化棄壤為要地由暫勤而獲永逸之利以無用而成有用之功去庳陋而即高明脫湫隘而登爽塏絕苟簡之習復尊崇之嚴司屬因之以便而吏民由之以悅一舉而數善得焉非賢而自重公而奉職者能之乎繼今以往使忠利之政相承於上而和易之俗相勉於下者當自公始是宜書遂書之同僚著於左云

中菴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菴集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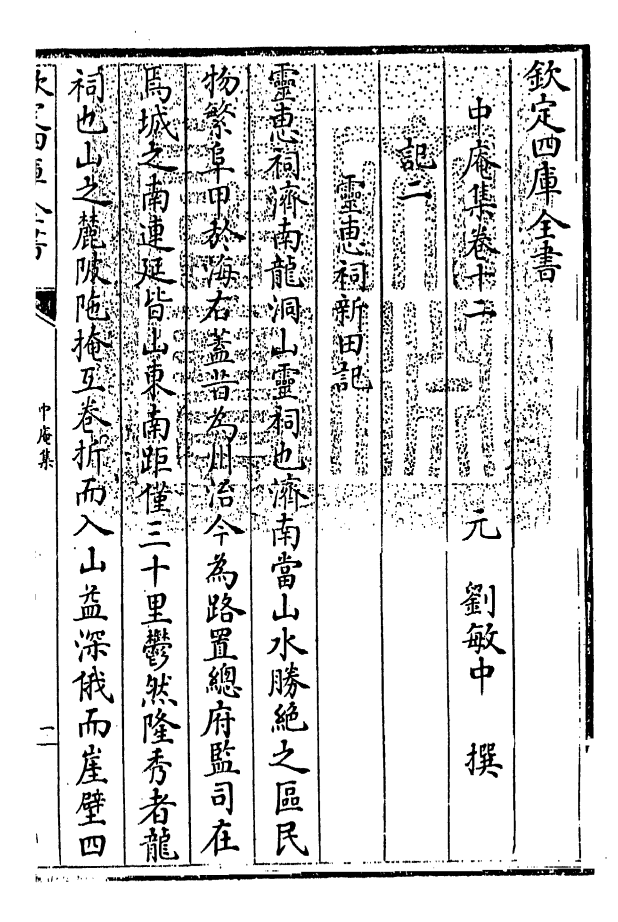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劉堦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中菴集卷十二　　　元　劉敏中　撰

記二

靈惠祠新田記

靈惠祠濟南龍洞山靈祠也濟南當山水勝絕之區民物繁阜甲於海右蓋昔為州治今為路置總府監司在焉城之南連延皆山東南距僅三十里鬱然隆秀者龍祠也山之麓陂陁掩互卷折而入山益深俄而崖壁四

谽翠削萬仞仰視天宇如墮壺中東崖半空有巨穴黯黮如側甗父老傳云異時民嘗懸入避兵西南石洞穹邃如連厦可居有潭焉泓澄甘洌不溢不涸歲旱禱雨雪輒應斯山之所由名而祠之所由立歟凡石刻四其一摧剥不可讀僅辨者大魏天平四年官爵四列七其名天平東魏也其一宋元豐某年太守韓鐸以禱雪請封順應侯其一金皇統辛酉南陽韓公美禱雨靈惠公祠而不著加封之始其一國初濟南張侯新其祠募僧

守之觀此山之靈其來尚矣皇慶癸丑夏旱中奉大夫肅政廉訪使阿爾斯蘭哈雅暨懷遠大將軍濟南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布呼齊率所屬詣祠期七日雨禱焉禮成中奉謂懷遠君可留需雨歸懷遠虔祝無夙夜未及期雨歲熟明年夏又旱中奉公禱如前屬總管袁太中某候雨夜未半雨大降歲以又熟中奉念其祠宇弊圮命葺之煥爾一新又以守僧無所仰給屢荒懈以去有淨僧曰洪貴乃名以嗣守為圖其所以自給者適洪貴來以

疏謁中奉欣然割禄廪以先於是由憲屬以及轉運總府
皆如之而尚義慕善者多與之焉乃胥議買田若干畝券
於祠下府推李承直狀其事懇余記夫雲行雨施天地之
所以育物也事神庇民王者之所以有國也而雲雨之出
山川實司之神民之托有司實任之蓋山川必峻深而靈
夫然後可以出雲雨以育乎物有司必正直而誠夫然後
可以感夫山川之靈而民得以賴其雲雨之庇也乃或掊
克以為能猜禍以為才高下以害於公貪墨以濟其私政

祇而不懼民困而弗恤水旱則循故事飾貌敬以從山川之禮若是者神固不答而災必不息嘻民之庇何望哉今中奉公以持憲之寄衣太中君以承宣之責連歲致禱神應如響向所謂正直而誠者其素著可知矣剏又新祠宇以妥靈創田疇為久計則於事神庇民之道不既盡且遠乎是宜書故書

大聖院記

能人之所不可能者人必服焉知人之所不可知者人必

希馬一介之夫為絶技奇巧詭聞異辯以自鬻於通達
閩闠之中人之觀之者必皆奔走疊足翹首羨嘆怵心
而奪氣何者彼固不可能不可知也而況設不可能之
法倡不可知之說以立教於天下者乎夫仰而父母俯
而妻子家居而肉食人之至情也而浮圖之法則曰必
去父母絶妻子毁形而獨處疏食而不殺若此者彼能
之而我亦能之乎生而生死而死善而得賞不善而得罰
人之常理也而浮圖之說則曰吾之道可以度生死消罪

惡增福而延壽若此者彼知之而我亦知之乎惟其不可能故憚而服焉不可知故異而希焉嗚呼此天下之人所以風從景附輟其所有爭趨競赴也浮圖之法其果盛矣夫况於信能達空有明戒律由自苦利人之念深入法海者出而輔其教則人之嚮之不益宜哉歷城之東五十里有山曰禾石山之巔有曰大聖院者僧智坦實居之坦於經律邃甚爲苦行旦夕惟一食羸形敗衲固然已院久弊當葺而其山皆石乏材水土取山下

難之閒者欣然輻輳願役輦土挽材荷水而上無幾何
二殿兩廡暨諸像設煥爾一新一日來求文為記且曰
自唐貞觀間有僧號真覺者始居此山歿而多靈跡人
以為聖院之所由名也乞併記之余獨嘉坦能有實行
宜人之歸嚮也勉為之書

陽丘琉璃寺興復記

陽丘琉璃寺舊矣燬於金季之亂系派碑誌散落具盡
莫知所從始歲丁未邑僧德越毅然嘆曰是惟古名刹

不能復是忘吾教也吾其任之謁於有司許焉乃剪榛莽闢瓦礫堙坎夷阜鳩用庀材信念既孚施者響赴井竈爰啟垣墉聿興歳未幾何而佛殿巍然葢為楹者六為棟者九尋為東西廡如其楹而殺其棟之二帑廪僧室以次而序乃書故號揭之崇門於是琉璃寺煥然復興矣越率其徒日夕持誦講說事佛唯謹既而教大行學者益至故徒衆之盛他寺莫比今越以寺之本末來請曰德越經營此寺凡五十年其勤至矣同是勤者葢

法姪曰行興法嗣曰行順行滋行印今孟老矣念所以付後人示久者非文諸石莫可敢以是託予見之佛書西方有國曰身毒有佛曰釋迦牟尼言曰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佛土有世界曰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是佛行菩薩道時嘗作大願念言願我來世得菩薩時身琉璃內外明徹光於日月燭諸有情一切苦厄罪業聞我名號以我福德威力咸得解脫其說云爾始之名寺者取於此乎嗚呼是說之傳也久矣世之人靡然

捨其所有施施衍衍惟佛之為歸者甚矣夫所以然者
豈非以佛之法果能救苦厄拔罪業有所利已而求歟
然即而求其所以救拔之實則寂而不可得雖然佛豈
欺我哉予惟佛之說是特誘人向善之一法耳彼方之
來也見吾之戒律之嚴願念之大智慧之廣悲捨方便
之設施則其向善之心油然生矣故貪者思廉悋者思
捨娟嫉者思正直而強暴者思柔良悲悔開悟日進於
善而至於無有不善則所謂苦厄罪業將無自而至不

幸而罹馬則亦不足以勝吾善救拔之實宜莫過此以是求之則佛之法能於利人也果矣而為其徒者宜思其戒律之所以嚴願念之所以大智慧之所以廣悲捨方便之所以設施勇猛精進念念在是以求佛之所以誘人於善者而致其利之之實以嗣其道以行其教斯可矣茍不是圖而習其人之歸已也以為吾法之固然徒以自利而乃無有以利人者豈佛之法哉予既重越請而為之記又以告夫來者使無忘其師之勤不以自利

而急於利人也越李姓大名人年十一祝陽丘嘗為縣都綱號淨行大師加號淨惠圓照大師至元丙子秋以千僧名至闕作佛事大殿人知其能云元貞二年秋七月既望記

陽丘彌陀院記

陽丘古名邑土沃物豐而山水之勝在邑郛田廬閒出沒田互隱若繪畫斯固幽人過客之所顧瞻而徘徊黃冠緇衣之所顧留而寄跡也有尼曰崇遇世女真始祝

髮於其地號彌陀師屬歳艱飛錫東邁悦茲邑止馬崇遇功德内充英華外見一邑之人翕然敬嚮今致仕武德將軍濟州尹張侯亨先府君其時為監縣獨輟邑艮隅地嬴三畒施焉崇遇大書彌陀院三字揭於其陽茨而居之方圖為經營而崇遇逝其嗣曰妙玉謹於師承深入法海一日謂其徒普聰輩曰茲院之始我先師設念輸誠誓成勝刹上以祝釐天朝下以賴及民俗以無負張侯先府君惠顧之德志勿遂而没我輩宜何如哉

衆皆曰力焉可也由是相與黽勉從事無計歲月為門墻為法堂為兩廡為釋迦馬鳴菩薩有室蜀將軍有祠厨庫齋舍次第具舉法相既崇戒律益嚴持誦祈祝無懈晨夕梵唄之音洋洋於外信善檀施日集踵來罔不作禮瞻仰美贊歡喜妙玉復語其徒曰今若是茍精進弗已則吾之志庶終有以遂乎無何妙玉卒而普聰嗣普聰念二師之勤介縣教王思哲以院記請嗚呼佛之道大率以斯世為夢幻能知夢幻者莫若心故因心以

求道道得而然後可以脫夢幻之域而成佛何以言之心之體靜接於物而動曰情情之所向猶川决駟馳莫可制禦故雖能知夢幻之所在而能不為彼之所汩者幾希欲棄而弗忍既去而復顧卒落落焉陷於貪妄水火之中而不能相出是可悲已於是思有以制其情以降伏其心而先其難者乃去父母絕室家變形異服疏食而不殺茍可以汩我者皆種種斥去堅持密拒俾無所漏佚其名曰戒戒故能定定故能慧至於慧始能超正

覺一空諸有攝諸法度一切光明變化無適而不可佛之道備矣嗚呼凡稱佛弟子者嘗亦有思乎思而至於斯其弗艱矣乎其弗甚矣乎余聞普聰蜕迹塵累確然以苦行自修而徒益衆二師之道益宏能謹戒者也乃為之書

靈泉庵記

濟南大縣二曰陽丘曰鄒平鄒平之右陽丘之左有山焉其名長白聯亘南北巉然絶空邃鬱奇秀而中多勝

跡若會仙有臺讀書有堂醴泉有寺聚仙有觀莫可殫舉山之西偏半腹有庵曰靈泉磴石盤紆嵓岫環合蒼壁削立泉出甚冽清冷潺湲無舍旦夕匯而為池導而為派啜飲浣濯灌溉不勞而足庵之所由名也泉少東曰流飛之亭亭西南曰三清之堂堂之背曰希真之室厨庚齋舍次第之後四旁壠畦千膝木果萬株高下間錯如綺殆又勝之勝者歟厥初道士鄭志賢有勤行能以醫藥濟人其師曰時政約政約之師曰韓志具號巨陽子

受學於王陽真人志賢歿王德安嗣德安弟子曰焦賢
止曰陳道祭曰張賢忠其徒僅四三人皆真淳靜虛邈
與俗隔日惟叅禮誦祝躬播穫種植為事休休焉于于
焉一無待於外觀其為道蓋古之所謂自食其力者德
安等念先師之勤以其庵之本末請余記嗚呼山之勝
天地之所設也然覩而知其勝者鮮矣知其勝樂之而
又安之者益鮮矣庸夫野叟窮年山溪間漁樵而已動
大者可潤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成蠒形如

斗自然五色國人繰之以織神錦故謂靈泉絲以下原缺

既濟庵記

初陽丘道士有曰石先生者居通真庵女郎山南麓自號堅然子以道術重邑中堅然子歿弟子德淳嗣德淳始事堅然子生十有二年性剛介靜一不屑與世俗接一夕歎曰吾師往矣吾聞天下名山大川多異人勝跡吾將觀焉於是由岱宗涉汶泗西陟嵩華瞰終南浮江窺五湖叩衡霍遵海濱而北彷徉燕趙之郊盡太行以

歸布襦草屩片影一身其去泠然其來沖然人之重之
愈於堅然子矣語其徒曰吾道以勤儉不懈為用頹弛
無所事其可乎乃即通真之陽百舉武營隙地為祠宇
為門墻為真武像别號靈應觀已乃又即郭西踰再里
為石室居天地水三神焉葺庵其側以既濟名之揖余
言曰凡興作有紀靈應未敢請願吾子記既濟也余疑
而問焉曰在易離下坎上其卦既濟解者以為炊爨之
象陰符言食其時百骸理豈將謹烹餁時飲食以養其

體以利其徒以及諸其人若是而為既濟者乎德淳漠然無言余曰否則豈將事龍虎鉛汞之説漱鍊吐納使坎離逆行以久不死若是而為既濟者乎又無言余曰否則豈將化丹砂為黄金煉大藥餌之期飛昇若是而為既濟者乎復無言余曰否則其將以自然為火以不息為水以冥漠為釜鬵綜衆妙混羣有與之鼓蕩融液翕忽變化自消自息各成其成廓兮契玄同遊無窮若是而為既濟者乎德淳矍然曰之言也子烏得而知之

余曰庶矣乎曰庶矣乃書而為記德淳姓高氏字清甫
邑之臨清人其弟子曰道安申姓凡靈應既濟之地計
共得十畒而既濟為六畒又半靈應可知已皆道真故
業受之堅然子云至大二年巳酉五月既望邑人劉其
記

神霄萬壽宫記

濟之任城神霄萬夀宫女師所居也舊為神霄觀歲
巳未師妙清始以州將蕭君請葺而居之妙清傳之守

淨守淨殁傳之慧秀益能謹師承嚴戒律作於衆先苦
於自修行髙而人益信凡觀宇之内弊者以更闕者以
甞歲未幾何而殿廡一新儀像交輝道宏而徒益衆於
是用長教玄逸真人命易觀以宫而加其名焉且假慧
秀以提點之號使振其宫事實至元庚寅歲也慧秀謂
其徒其為我謀上有以侈先師之報下有以付後人之
託者遂以其事走京師因翰林應奉馬君子敬脩撰羅
君叔達請記於予予惟道家者流學為老氏者也老氏

之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大約以禮制為薄而以智謀為華也故黜聰明絶巧利寡欲少私抱一守朴其究歸於無為而止耳而後之學者遂乃去有生之樂割天倫之愛遺形以求其道竭力以張其門甚者乃嵓棲野處衣草食木與麋鹿虎豹為朋儔百困而不反吁尤難能矣若是者豈其與向之所謂丈夫者又加愈乎雖然既曰丈夫矣能之可也孰謂女子而亦復能之乎易稱坤至柔而剛至靜而方語女道也夫茍

能充其剛方之實則丈夫之所能者或亦可以至矣嗚呼凡女子之學為老氏者其皆剛方者乎慧秀之為也果能出於此乎其若是則二君之請與予之從其請者將無不可矣乃為之書慧秀姓劉氏任城人大德壬寅夏五月記

野亭記

余既為含暉亭去含暉而北里許繡江之東壖余舊廬之陽十舉武有隙地焉因俯江流穹崖危絶有杏皆巨

榦憑其危駢據而立東則桃李𣗥舟間列南北加之春葩亂發如綺夾江高柳萬株佳禽異鳥往來飛鳴俯見江中游魚恒百尾跳躍上下可數江之西皆緑野盡西山而止南山翳長林乍隱乍見如翠屏見簾幃間霜秋木脱則峯騰谷踴千里一目早晏之際烟雲益奇昔嘗立其處顧而愛之曰玆於亭宜蓋志存而未暇也自去歲由國子司業以病歸歷下今年春來繡江乃始治其地為亭於西偏近江故也既成坐其上而烟雲之狀山水之

秀草木之縟繁魚鳥之飛躍則皆增奇益勝坌焉而來集若知有歸者焉余於是果知亭之宜也徐而思其名則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今為亭於兹焉斯野矣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若余者質之尤乎溢野矣合二野以接乎物則夫向之所謂烟雲山水草木魚鳥坌焉而來集者皆野矣又方與野翁酌野杯為野談醉則縱野歌而和之以肆其真兹又野之野矣然而烟雲山水草木魚鳥與夫野翁皆悠悠焉自得相忘其野而不知野之樂而

余知之余能知野之樂而不能集衆野而為一野之樂而亭能之然則野之至莫如亭乃名曰野亭而為之記元貞丙申秋八月朔書於壁

余作二草亭以為村居往來游息之所咸以謬作誌諸其壁頃常與邑宰申君仲和甫諸公吟眺其上仲和甫絕愛之乃手為此圖軸而見貺且請以二謬作書於圖左曰口江亭往來圖遂從之為江亭云歲十一月八日劉某書

太初巖記

繡江之源其泉曰百脉去百脉西南七八里皆淺山坡陀不可種藝而其下多石然未有識而取者頃年居人古齋張君受益始發之其尤者葢取其三焉而人知欲之矣大德甲辰三月余歸自京師張君秀實為余言頃行百脉南土中有石得其膚奇焉誌而取之未暇也願效諸子余使視之果奇而取之以四月三日引大車十五犆以北凡二十里寘余繡江所居中菴之前隱然奇

觀也其色黝如其聲鏗如其宗𢑚其廣厚半其崇其重以力約之爲鈞者幾三百焉其狀正視之雄古嚴重如異人紳士廣袂大冠端嚴而立背視之昂藏突兀如立鶚鷙鷹欲去且止矯首而視觀其左則頹簷綻壁掩互呀豁窺其右則熊虎蹲跪怒將搏人腹有大竅如側甗複唇疊暎宛轉如杯出其背衆竅貫之外達中空側甗而下右偏則所謂膚者有文焉隱隱如龜玭如蛇腹如魚鱗或曰溜穿也其圻塄之廉隅孔坎之渾圓左右

上下之顧揖殆若人爲然石之出也居土僅尺偃卧
而北首其四旁皆大石附而不屬土周隙間宛猶胞胎
其屬者纔數寸當其附之左抉其土斵其屬碎其旁石
而奇觀出矣噫石頑物也而其巧周密如是始之造物
者豈誠有意於此耶一受其成形迄於今之出卒無玉
焚之厄而有璧完之喜將復有神物護持之耶由結繩
而後陵谷凡幾遷世代凡幾更雖強有力者曾莫之得
而必我焉是歸又其數耶皆其偶然而然耶昔唐宰相

奇章公嗜石玩之京都求於四方以江南太湖者為第一嗚呼石雖奇而好異勞人甚矣今是石之出不於四方而於家山不以勢私而以天全非遠而奇不求而至無好異之名無勞人之嫌余勝奇章矣復不知奇章之石與彼所謂太湖者果誰為第一哉或曰石不可無名因取稼軒山鬼謡語命之太初又曰峯巒巖岫各名其形於是四者石宜何居審視之宜巖遂定名曰太初巖云相是役者秀實古齋孫雲子三張君暨余族弟仲寛

驛長趙君諸人也是月既望主人書

浸竹記

物之理無窮人之智亦無窮自兩儀之化三辰之運二氣五行之錯下而至於萬生萬物萬彚之别洪纎隱顯有常有變者理之無窮也自大聖之造大賢之為志士通人之作下而至於一夫一婦之見精粗遠近有能有否者智之無窮也惟其智之無窮故所知不齊故其理有得有不得者焉余性喜竹嘗取竹浸之瓶旋視其葉

皆卷然而槁始未之恤也他日復爲之復然乃異而歎

曰凡葩卉至槩皆可浸竹復剛勁乃獨不可乎求其理

而不得徒以竹爲必不可浸也久矣張西全子京監郡

建昌受代而歸也過余繡江子京以王謝故家好事博

聞知名觴詠之次以浸竹訪之子京曰易爲耳乃起獨

以瓶水取竹置諸几前抵暮客散竹如故翌日弗改浹

辰森然如生出而察之蓋皆竹之旁枝取一節斷其上

下僅留寸餘使横浮瓶中而節間小枝纔數葉而已徐

思其理竹性中空而有節根莖皆然筍生節間節所以為根莖所以資節也今其一節之取水滋兩端則節間小枝猶筍之在根葉少而養有餘此其所以森然也歟若夫槩視漫取枝剽而植浸節格而水不達葉多而養不足此其所以卷然也歟已而子京至以是審之子京笑曰得之矣嗟乎空洞六合翕忽萬有靚面隅山淵反手殊霄壤者多矣奚獨竹哉理智之果無窮也如此余因有感焉古之人以竹比君子彼君子者挺風霜之操

負凌雲之氣而進之不以道接之不以禮則必韜光匿彩雖殺身不辱非竹之向也遇我乎及夫進之以其道接之以其禮則凌雲之氣必舒而為民瞻風霜之操必顯而為時用非竹之令遇子京乎嗚呼竹乎信君子之所取乎余既嗟理智之無窮又感夫竹果有君子之道也書以遺子京為浸竹記

二石記

小石二其一得之東里尼福辨隆中而員外反復若一

若根括渾然徑寸有三分色黲白瑩潤如玉其一得之齊東張友賢初友賢過余見辨石几間驚謂斯吾石奚為在此為言其所從得嘆曰吾之石其斯石之匹歟當以為遺一日友賢之石至並置之色狀圓徑莫能彼此也權其重輕均六兩又半脗然不相踰異哉嗚呼二石在萬有中微之微者也而其異乃爾由是而觀物之理庸可盡乎延祐戊午季春三日誌於繡江北堂

中菴集卷十二